

· 辽海书镜 ·

## 创新 · 完备 · 精到

——海内外专家学者笔谈《唐诗大辞典》

**编者按：**1990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唐诗大辞典》。这部专科辞典集中了全国唐诗学界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吸收迄今为止最新的学术成果，举凡与唐诗、唐诗学有关的知识，悉收入编，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唐诗工具书。该书出版以来获得读者的广泛好评，初版三万余册迅即告罄，很快重印。主编周勋初，责任编辑吴小平、卞岐。他们广泛听取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这里刊登的一组文章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对这部辞典的评价。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千帆：

一般说来，某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总结性的著作。当然，这种总结性是可以从各个方面体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一直是一门热门学科，研究的人多，出版的著作也多，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唐诗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居领先地位的。由周勋初教授主持、全国唐诗学界老中年专家以及许多新秀共同努力编写的这部《唐诗大辞典》，用工具书的形式，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近四十年来唐诗研究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我阅读这部辞典以后，发现了它有几个值得重视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准确。在一些无论是显眼或不显眼的条目中，它所使用的资料都经过核实，绝非不加甄别地辗转沿袭。第二个特点是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包括最近取得的一些新的资料和新的观点。细心的读者如将这一部书和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的同一条目加以比较，当不难看出它在这一方面的发展。第三个特点是取舍适当。除了诗人这一部分以外，其余各个部分都存在一个博观约取的问题，哪一条目应当收入，是必须慎重考虑的，这就要看编者和撰者的手眼了。大体说来，我认为这部辞典条目的收入颇费斟酌因而是恰当的。如果要苛求的话，那么典故、成语、胜迹三个部分似乎还可以有所增补，例如，收了燕子矶却没有收

---

究上的开拓和深入。

为什么文学大家茅盾，从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那么“钟情”于女性形象的描写和创造，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两位研究者对此作了探索，大体上说，一是时代使然，一是个人经历促成。比如最早的三部曲（《动摇》、《幻灭》、《追求》）的创作，既来自于在大革命洪流中，那一批刚刚从封建牢笼中冲杀出来又投身于现代革命潮流中的新女性的现实表现，又由于茅盾的自身经历中，穿行着她们真实的身影。又比如《虹》的创作，也是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茅盾同秦德君的亲密关系的个人生活根源。这些足以解释茅盾的钟情于女性形象的缘由。不过我们由此也还可继续深究。茅盾作为作家，对于时代女性的接触是一个现实的根源，但他自身对于这一现实生活的反应，则是一个重要的个人心理和思想渊源，他感触很多、感应很强、体验很深，所以激起创作冲动，所以既想写又能写并且写得好。这是作家的创作心理给予的优厚条件。

建中和文采同志多年来从事茅盾和丁玲研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现在，他们携手合作，在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视角下，来对茅盾及其作品，做一个带有独特性而又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研究，我以为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他们各自的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本文责任编辑：高翔）

燕子楼。虽然白居易和张仲素那几篇荡气回肠的诗中所写的那座小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我觉得读唐诗的人还是应当知道它。

这部书一个很大的贡献在于它的体例上的创造性。它分为八个大的部分而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地合为一编，使读唐诗的人能够各取所需，从不同方面获得自己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附录的《唐诗文献综述》和《唐诗大事年表》，前者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唐诗的线索，后者使读者在读唐诗的时候知道诗人所生活的年代的大概，对于知人论事很有帮助。这两个部分，尤其是前一部分，对读者是极有用处的。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部书的成绩，我们不妨说：这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性唐诗工具书。它的出现从一个方面体现和总结了当代唐诗研究的成绩。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希望，就是每隔若干年，比如说，三五年吧，将它补充修订一次。我祝愿它能象《大英百科全书》那样，由于不断地充实自己，因而具有长远的甚至永久的生命力。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运熙：

近十年来，在古典文学辞典一类工具书中，以作品鉴赏辞典品种最多，销路也最好，如唐诗、唐宋词、爱情诗等等，满足了读者欣赏古代文学佳篇的需要，但某些辞典也使人有层见叠出、面目雷同之感。近年来，文学辞典注意向知识性方面发展，不象鉴赏辞典那样着重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而是广泛介绍有关作家作品各方面的知识，更具有辞书性质。它们对理解古代文学很有裨益，不但适应了读者多层次的需要，也拓展了古典文学辞书的领域。周勋初同志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是在广泛介绍唐诗各种有关知识方面首先推出的一部辞典，值得称道。

一部辞典，条目很多，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其中有比较热门的，也有不少比生僻的。热门的，随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有不少新材料新成果应当吸取。生僻的，更需要搜集、钻研有关原始资料。一条短短词条，要做到内容翔实、反映、体现研究新成果，具有较高质量是并不容易的。勋初同志研治唐代文学多年，对唐诗非常熟悉。他主编此书，约请了百来位学者分头撰稿，他们对担任的条目，大抵过去有过研究，素养较好，因此写起来驾轻就熟，不但速度快，而且质量好。这部辞典全书质量较高，这里面有不少因素，上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宗强：

我近数年来的研究领域不在唐代，因之拿到《唐诗大辞典》之后，也没有认真读起来。日前收到程千帆先生和郁贤皓先生共同署名的约稿信，要我写一点关于这部辞典的笔谈。程先生是我最崇仰的前辈，于我有提携之恩；贤皓兄是我的畏友，师、友嘱咐，自当恭谨从命。但是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通读一遍实不易；何况，通读一遍也未必能评得细，因之，只能写一点浮浅的感想。

一部有用的辞典，于学习者实在功德无量。但近年来或者由于编辞典者过滥，东抄西撮往往有之，我由此便生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点反感，去年曾发泄在一篇短文里，大意是：编者不过为名与利，于读者未必有益。这意见主要是对着各种各样的鉴赏辞典说的。

《唐诗大辞典》却给我一种大欢喜。我以为，这是一部非常严肃的书。一是撰稿者都是在唐诗研究领域认真探索过的，其中的不少人，把他们近年来的重要成果，都简明地反映在了这部辞典里。二是容量大，包罗极广，综观全书，很少废话，硬实能为唐诗爱好者以至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三是主编周勋初先生写了一篇很好的《唐诗文献综述》。因这三点，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对于唐诗的深入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是我想到，如果能集合学术界同一领域的学者，以他们的成就，反映在一些研究进展之类的工具书里，是能够把研究水准很快提高的。有不少的同志，默默地在做着基本史料的清理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的成果，除单独发表外，在集体的项目里作一反映，或者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傅璇琮先生组织完成的四大本《唐才子传校笺》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部《辞典》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这辞典里，我读到许多早有所闻而于此始见的出色成果，如陈尚君先生撰写的大量辞条。尚君先生

是我这些年来以敬畏的心情注视着年轻学者，他在唐文学研究中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近年每届研究生入学，第一课讲学风，我总以尚君先生为榜样，讲治学与做人，从一开始便应有大家风度。如今从《辞典》里读到他的撰述实在是受益非浅。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罗宗涛：

近年来苏、浙、上海、北京等地的出版社陆续发行了多种关于古代文学知识的辞典，和一些性质相近的书籍，呈现一片蓬勃的景象。这型出版品又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有关诗词、曲、古文的鉴赏辞典，这类鉴赏辞典是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再现古代文学名篇的意蕴，着重于文学常识的普及和欣赏境界的提升。另一类是专门性的学术著作，如吴汝煜、胡可先二先生的《全唐诗人考》，是供专家从事研究用的。这两类书不仅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明显的分别，即从印行数量的大幅差距，也可清楚看出其间或侧重可读性、或侧重学术性的差异。然而，周勋初教授主编《唐诗大辞典》却要兼顾二者，在出版说明里开宗明义就说：“编写本辞典之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知识性、学术性兼顾之辞书。唐诗爱好者可从中学到各种基本知识，唐诗工作者亦能从中得到进一步探索之启示”。《唐诗大辞典》究竟达成了这一目标没有？就一个读者的身分来说，我认为此书已达成预期的目标。至于我何以会有这样的看法，请容许我略抒浅见。

首先，我所看到的是担任主编的周教授对唐诗文献作了周密而确实的掌握，以及灵活恰当的运用。书后附录的《唐诗文献综述》应是成书的基础。在这篇重要的文章里，勋初先生不仅概括了有关的文献，并将其析为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类；而且，先生不是把这些资料作静态的排列，而是娓娓备述其原委，使这些资料流动起来。如此，这些资料的价值才可能充分而适当的发挥出来。

其次，是莫励锋博士编的《唐诗大事年表》，树立起重要的座标，让重要的事件有所定位，使其脉络条贯。《年表》是在前贤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它是精益求精的结果，体例更为缜密。至于资料的取舍，莫博士自有其标准，只是作为一个读者，不免希望能多采取些，像唐代科举始于武德年间之类的事件，就希望能略事补充。

编者既撒下了伸缩自如的天罗地网，自然网起了唐诗中最有价值的宝贝，包括了诗人、作品、时间、空间等等要素。再来就是订定严密的体例，务使在极有限的篇幅中容纳最丰富的材料。单就“诗人”一类而言，在精要的文字中，还要列出“排行”一项，看来似乎不显眼，但是对唐诗的读者和研究者可真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浦友久：

在1990年11月的“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赠送给与会者每人一部周勋初教授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该书的规模之大、项目之多给我的头一个深刻印象。

该书正编分为“诗人”、“体类”直到“成语”、“胜迹”等八个项目。附录包括《唐诗文献综述》和《唐诗大事年表》两部分。另外，由于该书是一部超过1300页的巨著，为了能方便地检索全书的细目，又在书后增加了“四角号码综合索引”，这对使用其来说是件值得感谢的事。

实际上使用起来最有用的是正编的“诗人”、“著作”两个项目。前者占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504页），共3800余条，介绍了各位诗人的传略。作为一部学术性很高的辞典，当然处处都要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在这一点上，该书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后者共有400余条，120余页，介绍与唐诗有关的主要著作。这个项目与附录的《唐诗文献综述》一起网罗了唐诗研究的主要文献，今后将给许多人提供极大的便利。

该书所有条目皆署撰稿人姓名。这种署撰稿人姓名方式有这样几点好处：①可以确保撰写内容的质量；②对坚持选择最适当的撰稿人担任某词条的撰写工作这一原则，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③可以方便读者与撰稿人之间直接交换意见。在这一点上，如果能在“撰稿人名单”上注明各撰稿人的

工作单位就更好了，可以说，这样做对中国国内的读者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

关于具体的内容，在这里想说的，值得注意的只有一点。

关于938页上“孤平”的解说——“即在五言单平脚（平平仄仄平）句型中，第一字必须用平；七言单平脚（仄仄平平仄仄平）句型中，第三字必须用平。倘此二处用仄声，则使整句除韶脚外仅剩下一平声字，此即谓之孤平。”这段文字之后，作为这一说法的例子，举出了郎士元的诗句“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

然而，这首五言律诗是押的平声韵（“闻、分、云、君”），因此，出句（奇数句）未用的是仄声（“听、客、水、菊”）。从这一点来判断，“暮蝉不可听”的“听”是所谓“平去两收”的去声，因此这一句不能看作是“五言单平脚”。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这一句是“仄平仄仄仄”的“孤平”、“仄三连”的拗句，但这不是因为“单平脚”，而只能说是因为“第二字”是孤平。

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孤平”的解说不是把（五言·七言都在内）“是否单平脚”作为基准，而应该把“五言句的第二字”、“七言句的第四字”“是否只孤立的一个平声”作为基准，这样更准确一些。同时，对读者来说也容易理解。

总而言之，在以“二音一拍”为原则的汉语古典诗歌的节奏谱中，①“五言句第二字”、“七言句第四字”作为节奏点处于最重要的位置。②在这里只是一个孤立的平声字，就不能取得平（不变化）与仄（变化）的均衡——只能这样理解。

以上关于《唐诗大辞典》，由于篇幅的关系，着重谈了它的许多长处和某些不足之处。应当说该书是唐诗阅读和研究中有开创意义的一部著作，不仅在中国，即使是对日本的与此有关的人来说，也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村上哲见：

近年中国辞典出版之行盛，确实令人瞠目。以《汉语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为首，文科理科各方面均有其专科辞典。中国出版文化，中华文运之兴盛，可见于此。古典文学方面也不例外，唐代、宋代、诗词、戏曲、小说等，各时代各文学样式都有其专科辞典。尤其唐诗好像是个热门，关于唐诗的辞典到今出版了好几种。但是由我看来，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是一座突兀出群的高峰。它不但内容丰富精密，而且有种种特色。

该书分诗人、体类、著作、名篇、格律、典故、成语、胜迹八个部分，还有两种附录，《唐诗文献综述》和《唐诗大事年表》，令人一看就感叹其结构周到。其中诗人部分共有3,800余条，《全唐诗》中诗人以外，只见于《全唐诗逸》《全唐诗补编》中的诗人也都收入了。凡是唐代作诗而现可知者尽在于此。《著作》部分著录日人市河宽斋所编《全唐诗逸》（1788序），那也许是当然的，但令我感动的是，编者更溯其源，释云海《文镜秘府论》（810前后成书）和大江维时《千载佳句》（940前后成书）也俨然在座。而且对它们的说明亦非常正确明白。我想这三部书就是日中文化交流一千多年历史的象征，目前正确介绍它们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文献，还有周勋初教授的《唐诗文献综述》，它内容分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十三类，内容广泛无比，解说精密而很得要领。我看这篇《文献综述》，不只是研究唐诗的，凡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人都应该熟读，我相信从初涉唐诗的学生以至专家学者各自一定会多得补益。

使我感叹的还有，该书卷首已有详细的分类目录，卷末再有近200页的综合索引，令人觉得其用意周到。我想这目录索引越发提高该书的价值。

听说在品类繁多的牡丹花里，最名贵的叫做“状元红”，我看这部鲜红书皮的《唐诗大辞典》的出现，恰似群芳丛里添上了一朵“状元红”。

【本文责任编辑：高翔】